

下册

(支边知识青年)



怀望遥远的青春

山东知青档案实述

山东省档案局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怀望遥远的青春

山东知青档案实述

下 册

(支边知识青年)

山东省档案局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赴青海支边知识青年	(001)
-----------------	-------

永远的高原情结

——齐鲁儿女参加建设兵团赴青海的前前后后	卞 奎(003)
红柳林·沙柳包	赵 鉴(014)
我们的青海农建师	杨永东 郑永祥(022)
青海农建师的“劳大兵”	

——关于军垦知青生活的回忆	王泽群(036)
---------------------	----------

我与青海建设兵团宣传队	王广甸(042)
-------------------	----------

情萦柴达木	李 愉(047)
-------------	----------

青海军垦生活散记	解永光(060)
----------------	----------

到柴达木盆地采访	许汝岭(065)
----------------	----------

山海人生

——为纪念赴青海生产建设兵团的青岛知青而作	谭 泽 李 硕(075)
-----------------------------	--------------

把根留住

——记扎根格尔木的山东知青李和印	刘佩佩 范蕴涵(086)
------------------------	--------------

踏上西去征程	徐锦华(091)
--------------	----------

征途纪行	黎 旭(095)
------------	----------

梦断祁连	徐锦华(100)
------------	----------

我与《战斗报》	王忠良(104)
---------------	----------

凛冽的冬天	傅增光(109)
-------------	----------

枯水岁月	张家军(112)
消失的部落	李 硕(116)
我所认识的一位小提琴手	申国良(120)
患难夫妻风雨情	基承祖(124)
“革命化”的婚礼	孙士诚(129)
我为红柳写内参	张荣大(131)
赴内蒙古支边知识青年	(137)
热血草原	
——为纪念赴内蒙古支边的青岛知青而作	刘东斗(139)
兵团里的那些事	宋立嘉(147)
两次内蒙古之行	许汝岭(156)
情系马头湾	王 宏(165)
回望当年	侯海青(173)
一生中的四个女人	颂 涛(181)
兵团创业第一年	赵云正(187)
那年,我差点成了雷锋	东 斗(191)
塞外除夕夜	杨 艺(193)
离乡·返乡	白秀芳(197)
赴甘肃支边知识青年	(201)
足 迹	
——一位甘肃支边知青的回顾	赵可玉(203)
昌马河的记忆	游济荃(207)
爱的记忆	
——写给同为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妻	赵可玉(211)
难忘的高考报名之路	李振华(214)



天 光	刘学江(217)
又是麦收时节	游济荃(228)
美 好	刘学江(230)
难忘知青 15 年	刘庆祥(241)
 山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243)
 后 记	 (254)

赴青海支边知识青年

1965年3月,青海省建设兵团筹建处成立。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12师成立(未启用青海建设兵团名称),成为山东支边知识青年的重要安置地。1970年,12师划归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改编为农业建设第4师。1974年,4师更名为青海省农业建设师。1975年,青海省农业建设师改为国营格尔木农场总场。

1965年、1966年,山东省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枣庄、潍坊、济宁、德州等8个城市的7531名知识青年满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壮志豪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12师。





| 永远的高原情结 |

——齐鲁儿女参加建设兵团赴青海的前前后后

卞奎

1965年9月,一批身着褪色黄军装的工作组干部,从青海省来到山东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潍坊、德州、济宁、枣庄等城市招募兵团战士。

齐鲁各城市的热血青年们为之振奋。他们已通过宣传材料、报告会、电影等对建设兵团有了一些认识,参加建设兵团就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屯垦戍边。那些天,上述城市几乎是每个街道办事处都能收到数不清的报名申请书。经过青海方面赴鲁工作组与各办事处干部的挑选,对政治、家庭、学习、身体诸方面情况进行审查后,确定了初选名单。由于报名者众多,初选的名单大约是报名总数的1/10,更进一步的审查是初选后的面试及体检,最终筛选出首批山东知青赴青海建设兵团共计3000余人。

1965年9月19日的《大众日报》头版头条曾有这样一条消息:“服从革命需要,立志到边疆参加生产建设,我省3000知青前往青海,第一批800余人已于昨日出发。”如此算来,第一批支援青海高原的知识青年就在1965年9月18日正式出发了。此后,在9月下旬、10月上旬的40多年前的那个秋天,来自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潍坊、德州、济宁、枣庄等地的一批批知识青年,唱着同一首歌,先后奔赴青海高原。歌词是这样的:

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青年人,柴达木来安家。柴达木风沙大,我们不怕它,柴达木风沙急,痴心吹不垮。不敬青稞酒,不敬香奶茶,敬你一杯昆仑山的水,盛满知心话。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战友们,我们热情的欢迎你,送你一束沙枣花。

当今的青年人对于这首歌或许颇为陌生,但对于40年前的那一代知识青年,其火爆程度与现今排行榜之前列的流行歌曲不相上下。

送别的场面更令人难忘：一位位白发老人洒下了一行行心情复杂的热泪，送别的同龄人被激情点燃而喊出“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列车一直向西，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在九曲黄河的上游，擦去了留恋泪花的山东知青们唱起了豪情万丈的壮歌。

在西宁，山东的知青们经过了几天的适应性休整又乘上汽车沿着青藏公路向目的地进发。



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冀春光等领导于1966年4月5日到西宁火车站，欢迎和接见来自青岛市的知青

经过了3天3夜的昼行夜伏，终于有人兴奋地喊道：“到了，格尔木到了！”

这就是格尔木吗？

这里的一切毕竟是新奇的。这里的天空晶莹而悠远，地势深邃而广博，这里的雪山顶着银盔，一幢幢的土坯制的平房小巧若积木……这就是在全国地图上标示的高原重镇的三维空间呀！临出发前不少山东知青从一本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的书上得知，格尔木系蒙语多条水汇集的地方。山东知青们下车之后听到了地方官员的介绍，这里有县



委、县府,有西藏自治区驻格尔木办事处,有青海省地矿局下属的地质勘察队,这里有行进在青藏公路大动脉上的汽车兵……青年们从欢迎人群的热情口号中听得出这里果真是集南腔北调口音之大成。还不待刚下车的知青们有所准备,一阵黄沙被龙卷风吹起,竟然刮走了一位小战士的那显得有些过大的军帽,欢迎队伍中有人手捧的小彩旗也被刮飞了。人群里有人操着中原一带的河南口音说:“老天给下马威啦!”惹得大家一阵笑声。

风停了,知青队伍走到了河东河西之间开阔的草地,还能看得见骑着高头大骆驼、头戴尖尖帽的哈萨克牧民。有人高兴地喊道:“看,骆驼!”骆驼的一旁还有一群群色彩斑斓的牛羊。知青队伍中有人念起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

青海柴达木以高寒、干燥、缺氧、日照时间长、无霜期短而著称于世。青海柴达木的农作物一般只是一年一季,三四月份播种,八九月份收获,并以种植小麦为主,蔬菜则以土豆、大头菜、萝卜为主,或是在拉上苇草帐子的小块地上种点儿菠菜、韭菜之类的小细菜。农业连队的春播,大部分是机耕、机种成片成片的土地;先播下种,出苗后又引干渠的水流到各个连队的支渠、毛渠浇灌麦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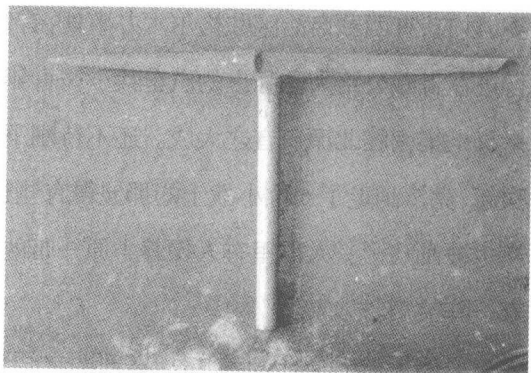
更大的生产战役开始于托拉亥的开荒造田。

这一年,小岛工程团的各个连队于秋收后抽调了一部分精兵强将,赴托拉亥开荒造田。所谓开荒造田,就是将生荒之地开发出来,变为可以用于春播秋收的良田。托拉亥位于格尔木的西北部,向西去约百里,更远的地方可以接通阿拉尔牧区。那样一块遥远而亘古的荒地,要想开发出来谈何容易。不要说在托拉亥荒地深处的胡杨林,就是在先建了农业点的连队周围开荒,其难度也是很大的。这些连队的周围都由红柳包所环绕,开荒的第一步,即是先把红柳包中的红柳根挖出来运走,然后再把土地平整好,打起埂坎,浇上水以待来年播种。

1966年5月,山东知青第二批赴青海生产建设兵团人马,抵达柴达木盆地,并正式建制为农建第12师,师部设在格尔木,分设1团、2团(马海)、3团、工程团及师直诸

单位。更大规模的开荒造田开始了。

年轻的人们在先期开荒中总结出了不少既省力还有好效果的挖红柳木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红柳的周围尽量挖出一些位置比较准确的坑来,然后在根部再拴上大绳,几个人像拔河一样的拉,一颗硕大的红柳木会被连根拔出。这种拉大红柳木的办法很奏效也极易推广。接着又出来一个所谓“集体



青海知青当年使用的工具(李济青提供)

解决大的、个体解决小的”的办法。不几天的工夫,成片成片的红柳包被掀了个底朝天。

格尔木的主要庄稼是春小麦。4月中旬播种,8月下旬收割。草原6月初开始泛青,9月开始枯黄。由于高原缺氧,开水的温度只有80多度,馒头永远是黏糊糊的。春秋季节铺天盖地的风沙,会呛得人喘不过气。有时,“黑毛风”能刮上一天,伸手不见五指。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夏季里密密麻麻的蚊子,围在身边乱叮乱咬。有人做过试验,一巴掌拍下去竟能拍死10多个趴在身上的蚊子,足见这里蚊子的密度。由此,再热的天气,人们也不得不长衫长裤相加,还要戴上防蚊帽和手套。大田里骄阳直射,再加之食物单调且缺少蔬菜,不少人患上了疾病。当然,与之顽强抗争的是青年人火热的理想与斗志。

那时大家都年轻,夜间给小麦浇水,可能会与野狼、瞎熊遭遇;在草滩上打柴,会用马尾套野鸡解馋;去荒野盖房子会在清水河边炸鱼……于是生活增添了不少快乐。开荒、牧马、制坯、烧窑、打柴、修路,去海拔4000米的昆仑山采石,也很少有人喊苦。山东的优秀儿女们似乎有着燃烧不完的热情,人们用青春的汗水与昆仑山的雪水一起调色,在亘古荒凉的戈壁滩上绘出了片片绿洲。

然而,谁也逃脱不了那个极左时代的捉弄。于是知青们远征之初的自信和荣誉感也被一次次摧毁。

气候恶劣加之食物单调,不少人患了高原病。驻扎在格尔木小岛工程团的一个连



队的副班长张忠厚,正像他的名字一样忠厚、老实、肯干,又极喜欢音乐。他有一支笛子,能吹出《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十分乐观的曲子。每每收工回宿舍,吃饭后他总会跑到格尔木河畔,对着落山的夕阳动情地吹上几曲。初来时,谁都夸这是个好小伙,后来,他吹笛子的气力越来越不够用的了。再后来他的腿上一按就是一个坑,终于有一天他发起了高烧,送到医院没有几天就再也起不来了。他告别了他的竹笛,可是他的笛声还飘在知青战友们的心头。

说起来,农建师文艺宣传队的哥们、姐们也算是一帮幸运儿了,相对受的苦少一些,吃的也不错,还可以借着演出之便,到处走一走,开开眼界,见见世面。他们以短小精悍的颇合时宜的演出,曾先后去过马海、托拉海、大柴旦、察尔汗、德令哈、乌兰、茶卡、都兰、香日德、诺木洪、大格勒、西宁、兰州、拉萨、黄羊镇、武威、阿拉尔、阿拉善右族、纳赤台、昆仑山口、五道梁、冷湖……所到之处留下了他们的歌声、舞姿,博得了不少美誉。当然,这除了有一些天赋的原因外,这一班人马也在勤奋努力,终于成为柴达木盆地的一支文艺劲旅。



作者去阿尔顿匹克草原访问牧民

文艺在前行,垦荒仍继续。

青海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也先后改为兰州军区 940 部队即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 4 师(1969 年)、青海省农建师(1974 年)、青海省格尔木国营农场总场(1976 年),名称虽有变化,但开荒种田的内容并无多少变化。

生产建设兵团的地方化的趋势,显然比跨省区的军事化领导要更加具体、更加看得见摸得着。其行政管理和经费的使用,与省里的相关单位直接沟通,使得生产相对有序。总场下设的各分场的生产股,直接与总场的生产科挂钩,系统顺畅,生产进入了较为稳定的状态。如良种化、广种薄收、蔬菜的大田试验、植树与防风林的生态意义等,也都有所体现。

“文革”后期,格尔木农场总场发文,允许还没有找到对象的男知青到农场外找农业户口的人结婚。结婚后可以落户农场,解决工作。显然,这是一项安抚政策。为什么要安抚?兵团组建之初,曾有过“一二三”的福利性的文件,这“一二三”指的是,一年评工资、两年探亲、三年成家结婚。迫于支边青年的强烈要求,这“一二三”虽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兑现,但因社会地位低下,除了知青找知青,仍有不少男青年没有成家。为了使广大知青真正扎下根来,促使其在农场成家,的确为可行之政策。于是,知青光棍们把寻找配偶投向了更广大的区域。

选配偶的范围,有的指向了山东老家的农村,有的通过亲戚、朋友在城市郊区找,因为真正的城里人很少再愿意来这片条件差的土地,还有的连队复员老兵干脆把自家的妹妹表妹也叫来了。毋庸讳言,当时的农场职工对拥有农业户口的女青年而言,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终于,不少已年近 30 岁的老知青们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比自己小上个七八岁、十来岁的媳妇。这里面功利性很明确,结了婚就落户,就可以编入农场职工行列,就可以领工资从而变成公家人,这对于那些急于改变身份的农村姑娘的确是一步登天。光棍们也感恩戴德,这个文件如三冬的太阳,照暖了老知青们的心。于是这批年龄比老知青们小 8 到 10 岁的女子们被知青们称为“向阳花”,但社会上将其公开的区别于老知青们的称谓是“新青年”。这种形式的婚姻配对,少的连队二、三户,多的可达五、六户。“文革”后期,由于社会对知青相对宽松,他们的苦楚,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故而对思家心切的知青们,又有了可以“病退”的政策。在那个岁月,知



青们通过“病退”打道回府,是时髦,也是知青们可以利用的政策缝隙。

于是有不少人通过这些宽泛的政策,断断续续返回了老家。

当时,兵团的状况是,土地的沙化、碱化,劳动效率的低下,造成连年亏损,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到了1979年春节过后,甚至有不少单位出现了发不出工资的情况。整个农场陷入了少干少亏损、大干大亏损的状态。生产与经营形势的严峻,让格尔木农场总场的决策层忧心忡忡。

到1979年,全国的知青问题都落实得差不多了。据各种渠道的消息表明,“文化大革命”中去“广阔天地”插队落户的绝大多数知青,一批批接踵返城,并安置了工作。

格尔木的山东知青在这个形势的影响下,也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取,经过山东省领导与青海省领导的协商同意,截至1983年大多数山东老知青终于也获得了返回老家的“通行证”。

格尔木以南的昆仑山是一脉很雄伟的大山,白天看上去像一个褐色的牛脊梁,月光之下,更像是银色的屏帐。山东知青18年来,总断不了与山结缘。格尔木的昆仑山、马海的祁连山、大柴旦的达肯大阪山……大山的粗犷多情、大山的宽厚严峻陶冶着他们的灵魂。

站在格尔木的制高点上鸟瞰,这个由山东知青们血汗濡染的新城,已经初具规模。

告别了雪山、戈壁、大漠的青藏高原,又是碧海、蓝天、绿树,又是栈桥、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又是说不尽的齐鲁大地的一道道风景。拧一把大腿觉得疼,这不是梦!

然而,人生的经历并非是简单的重复。青岛、济南、烟台、淄博、潍坊、济宁、德州、枣庄等城市,并没有像当初山东知青们走的时候那样热情万丈地擎着欢迎的花束,在这批老知青脚踏实地再次返回这一座座生他们、养他们的城市后,却发现家乡有些陌生和冷淡。改革开放后步入市场经济大潮的家乡,已经不是知青心中温馨的梦乡,而面对的是近乎苛刻的人际关系了。住房、工作、家庭成员的协调……一系列繁复纷杂的矛盾,使得这些年届不惑的知青们生出了许多悲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哟!

似乎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

可叹的是,这些老知青们已经不再年轻,“人过三十不学艺,人到中年万事休”的老

格言一次次地向他们挑战。现实的工作与生存空间都要逼迫他们再次定位自己的角色。

所幸,这批趟过雪水、吃过风沙的老知青们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发扬了鲁迅先生所言的“韧的战斗”精神。他们在强烈的感情撕扯后的板块冲撞中,焕发了新的青春活力,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劲能量。为了适应新环境,必须学习,况且社会发展已进入了学历时代。众所周知,当初他们尽管被称为知识青年,也只不过是高、初中毕业生,上个世纪60年代的高、初中生被看做小知识分子,以彼时的国民整体受教育的水平看来并不显得那么过分,问题是时代发展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已然“水涨船高”了。时代的挑战,促使不少人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参加了形形色色的成人教育。

这伙回了老家的老知青,经过努力,终于得到了家乡人的认可。有的当了领导干部,有的当了专家教授、记者编辑、企业家、管理者,当然大多数老知青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今不少人已退休在家,过着平淡的生活。

后来,山东的老知青们开始了以连为单位聚会,分别纪念赴青海兵团20、30、40周年。

是啊,回忆、怀旧总是人的一种美好感情。“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朋辈成新鬼,感人热心肠。”聚一次,就少一次。乐观者举起酒杯唱起《军垦战歌》时,多情善感者留下几行清泪,会念叨着,谁谁谁又“走”了。青海兵团一段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一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生活路程,凝聚着一代知青血肉相承的情谊。可以唤起人们酸甜苦辣的回忆太多了!那一幕幕真实的生活剧比起当今任何一部知青题材的影视剧都更富有感染力,更富有号召力。

比比那时,看看现在,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那时,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更多的人是回忆当初在一起的友谊,有了那壶高原上屯垦戍边的酒,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老知青的儿女们,多已成家立业,穿着时髦,长得魁梧高大。他们会发出感叹: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会有永远谈不完



战友40年后再次相聚(左三为作者)



的话题呢?

而真正有较大意义与规模的聚会有过两次。一次是1995年10月,山东知青纪念赴青海柴达木的30周年(1965~1995)大聚会,是在青岛汇泉湾体育馆内举行的。青岛生产建设兵团的原政委闫文俊与数千名青年一起回顾了难以忘怀的高原岁月,会上还请了专业文艺工作者演出。会后,各个连队分别进行了大型会餐,不少当年的老战友聚首一起,悲喜交加地抱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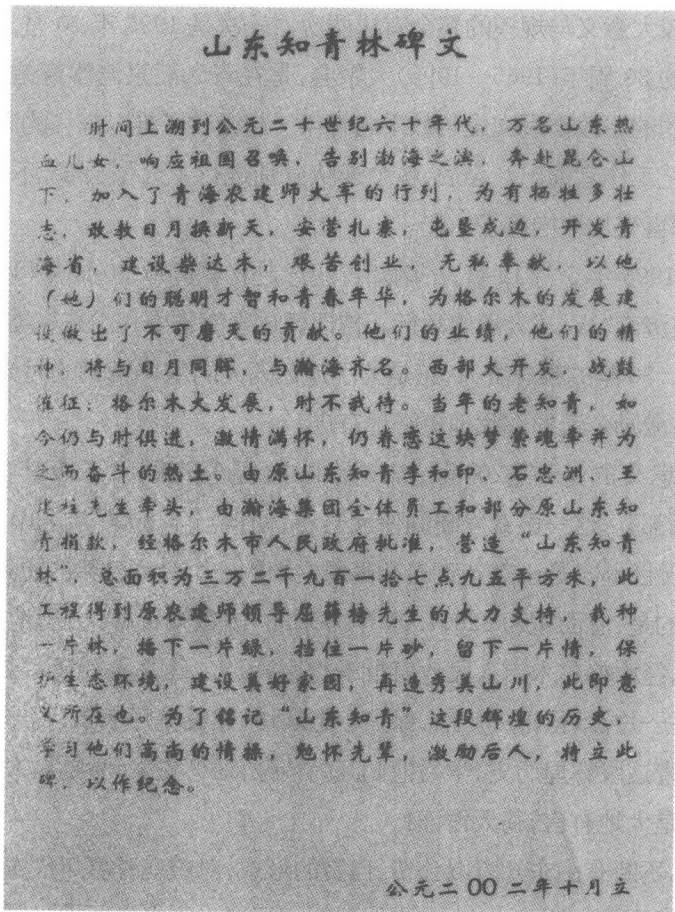
另一次是1996年5月12日,济南知青纪念赴青藏高原30周年(1966~1996)的聚会,地点选在济南“八一”大酒店举行。曾担任过青海省委和山东省委书记的梁步庭也参加了聚会。30年的难忘岁月,正是为了追忆闪光的值得镌刻的时光,重温昔日战天斗地的雄风,激励今天的你我他更好地奋进。

富有积极意义的是:在20世纪末,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极其英明的战略决策——“开发西部”。这一振聋发聩的伟大号召,使得当年8000余名山东知青的大远征,得到了历史性回应,是山东知青当初高原之梦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更为壮丽的延续。

值得提及的是:总面积为32917.95平方米的“山东知青林”由当地企业和部分原山东知青捐款,经由格尔木市人民政府批准得以营造。碑文上写道:“栽种一片林,播下一片绿,挡住一片沙,留下一片情,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好家园,再造秀美山川。为了铭记山东知青这段辉煌历史,学习他们高尚情操,缅怀先辈,激励后人,特立此碑,以作纪念。”这正是大地有言,苍天作证!

近些年来,不断有山东知青以公费、自费的形式,对曾在青春年代奉献出美妙年华的高原故地进行回访。这些人中,有媒体的新闻记者,如《青岛画报》社的记者李硕,他在回访中比较全面地采访了格尔木市及格尔木农场的变迁。格尔木楼高了,人多了,经济发展了,那里俨然是一个现代化新兴城市的缩影。回访者在格尔木农场老连队的遗址上,看到了成片成片的绿洲、丰收的麦地、高高的白杨树……那里曾融进了一代开拓者、山东老知青的热血和汗水。当然,老农场的不少知青营地也因为山东知青的撤退而凋敝不堪,甚至那摇着尾巴的狗叫也夹杂着几份无奈与伤感——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李硕的回访大纪实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发刊于《青岛画报》上。2004年的9月2日,青岛老知青更是又一次自发组织一辆列车的青藏高原大回访。抚今思昔,悲喜交

加。巍巍昆仑山啊，滔滔格尔木河，载不动老知青的深厚而复杂的心意……



山东知青林碑文

2005年夏天，格尔木市组织了一个新闻界回访老知青的代表团，笔者有机会与之做过一番认真地交谈。作为赞助此行的知名企业家，老知青李和印说：“一代知青是创业者，对格尔木经济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至今还有一批人在格尔木市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更为重要的是，多年来他们把齐鲁大地、沿海省份先进的思想理念、科技文化知识乃至生活方式传播到这里，这对当地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这个话题似乎怎么说也说不完，因为那是一条款款的历史长河。